

請看「世主妙嚴品」，主畫神長行，第九句：

【善根光照主畫神，得普生喜足功德力解脫門。】

清涼大師註解為我們開示的是：「眾生暗於多欲，故沉淪長夜。以法開曉，喜足為先。喜足智俱是功德力，能令離苦得安樂故。」這個解釋把法門的義趣都給我們說出來，我們應該怎樣學習？確實六道眾生的大患是患在多欲，所謂是欲海難填，眾生的欲望永遠沒有滿足的時候。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，由於這一個錯誤觀念，害我們生生世世無量劫來墮落在六道三途，苦不堪言。受這麼多的苦難，究竟是什麼原因？不知道。如果不是佛菩薩這些大聖人為我們指點出來，我們永遠都想不到，總認為多欲是應當的，看到別人都這麼做，一味的盲從。盲從就是佛法講的愚痴，清涼大師這裡講的「暗」，不了解事實真相。

欲望決定不是真實的，是一個妄想，這個妄想對我們是決定有害處，沒有一絲毫的好處。世尊出現在這個世間，為我們示現，頭一條就是示現把欲望全部放下。世間人所爭的名聞利養，他名聞利養都能得到，而且很容易得到。他出生在帝王家，他要不出家，他繼承王位。我們中國古人所講的，「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」，眾人希求的大欲望他都得到。他給我們表演，得到了，完全把它捨掉；捨得，所得到的一切統統都捨掉。這告訴我們什麼？這些東西決定不是好東西，你得到要不肯捨，很容易造業。這個業不是普通人造的業，普通人造業，因為他沒有這麼大的福報、沒有這麼大的權勢，他造的業不廣、造的業不大，很有限。如果身為帝王，造的業就大，造的業就重。一個自私自利的念頭，制定一個政策，就會害全

國的百姓。譬如自己要貪圖財富，給人民的稅收加重一點，這個罪多重，害了全國的人民。他要行善也容易，你們讀《了凡四訓》，袁了凡當個縣長，他看到農民田賦太重，田租太重，他把它減輕一點，全縣的農民都受福，都得到利益。所以具有權勢，他造福也容易，造業也容易。但是在這種地位上的人，往往積功累德的少，造作罪業的多。為什麼會多？就是他的欲望沒有止境，原因在此地。

東西方的社會，我們從以往的歷史，認真冷靜去觀察，我們曉得東方社會優於西方。西方的崛起強大，也不過是最近兩、三百年，是走向工業革命之後，走向機械化的生產，他們強起來了。在這個以前，他們都不如中國。中國的文化，實實在在說，無論在哪個時代，國家的領導人，如果真正遵守古聖先賢的教誨，他這個國不會滅亡，永遠不衰的。這個朝代到將亡，末代的皇帝把祖宗的教誨統統丟得一乾二淨，暗於多欲，所以他那個朝代就滅亡，有德行的人則取而代之。你們看看中國歷史朝代的轉移是不是這個現象？一個朝代建立之後，能夠傳十幾代、二十幾代，能夠傳幾百年，不是容易事情，絕對不是靠武力，不是靠權謀，是靠德行，祖宗修善積德。所謂是有一百世的福報一定有一百世的子孫受之，有十世的福報一定有十世的子孫受之，這一定的道理。這個價值觀，在過去古老的中國，由於幾千年的教誨，在中國人心裡面是根深蒂固。而在最近這一百多年當中，由於西方文化的衝擊，許多年輕人對於自己固有文化喪失信心，也是一味迷惑於西洋文化。今天西方文化已經發展到相當的高峰，可以說發展到最高峰了，帶給社會、帶給人民是什麼？在生活上確實是有一些便利，可是你再仔細想想，所付出的代價是多少？兩下要比較，實實在在是得不償失，我們冷靜細心思惟就明白了。

西方文明不斷在發展，發展到最後是這個世界同歸於盡，東方

文化如果發展，是長治久安，效果不一樣。西方人的思想，實在講就是清涼這一句話：「暗於多欲」，永遠填不滿的欲望。居然高唱「貪婪是社會進步的動力」；換句話說，社會為什麼會有進步？科技為什麼發展？貪、瞋、痴，如果人沒有貪瞋痴，社會就不會有進步了。他們這種思想、這種說法作法，跟聖賢之道一百八十度的相違背。現在我們逐漸覺悟到，西方人自己現在也開始覺悟，為什麼？幾乎已經看見世界末日，這是恐懼了。

今天社會問題怎麼解決？想了許許多多方法，都是從事上解決，事上解決不了的。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：環保。現在的環保意識，可以說是每一個國家地區都普及，而且都非常重視，因為我們受環境的污染，已經達到非常嚴重的程度。這個問題能不能解決得了？我在講經的時候說過幾次，解決不了。怎麼解決不了？這個方法是治標不治本，所以沒有辦法解決。要真正想解決，要從根本上下手。根本是什麼？是貪瞋痴。息滅貪瞋痴，環保的問題自然就解決了。

貪瞋痴是有情眾生心理的污染，這個病重。外面的境界，佛法說得好，「依報隨著正報轉」，心清淨身就清淨，身心清淨我們環境就清淨，這才是個治本的辦法。不在身心清淨上下手，單單從外面物質上想方法，是沒有辦法達到目標的。現在許多科學家、有志之士，天天在擔心、在憂慮，環境污染一天一天在擴大，擴大到沒有辦法收拾。現在許許多多家畜得的這些傳染病，這都是人類生存在地球上，生活所不能夠缺少的，牛、羊肉，外國人主食，雞肉，現在常常聽到，這些家畜的瘟疫在蔓延。海水被污染了，海裡面的魚也波及。這是你所吃的這些東西，都帶著有嚴重的病菌。我們吃素的人怎麼辦？吃素的人也不例外。這些病菌污染了大地，污染了水源，所以說植物也變成帶菌，人還怎麼能活得下去？前幾天拜火

教的主席跟我談到，非常可能將來水污染，這個麻煩就大了。地球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？

在南半球南極這一方面，現在大家都知道，臭氧層被破壞了。地球外圍的大氣，臭氧層是保護地球非常重要的因素，把陽光裡面的紫外線阻礙住。如果臭氧層被破壞，陽光紫外線直接照在人身上，人容易得皮膚癌。所以在澳洲這個地區，現在學生都要穿長袖子的衣服、戴帽子，我看到他們帽子後面好像有一條圍巾一樣，連到帽子上面，像中國的風帽一樣，冬天戴的風帽一樣，怕太陽曬。這種破壞全是人為的，地球的自然生態是被我們的貪心、貪瞋痴破壞了。

下面講「沉淪長夜」，這個話講得很可悲，我們有幾個人覺悟？這個「長夜」是六道輪迴，你不能夠出離六道，真的像《地藏經》上所說的，決定是在三惡道的時間長，三善道的時間短。我們自己靜下來，平心靜氣去反省、去想想，就知道了。我們這一生非常幸運得人身，得人身之後，我們這一生從出生到現在，這幾十年當中幹些什麼事情？不要用別的標準，就用最簡單的「十善業道」為標準，自己跟自己考核一下，我們從早到晚起心動念、待人接物，與十惡相應的多還是與十善相應的多？自己就知道了。如果與十惡相應的多，死了之後不是又到三惡道去？那就是地藏菩薩講，「好不容易把你度到人道，怎麼打個轉你又回來了！」真的就是這樣的事情，愚痴到了極處，還自以為聰明。我們如果沒有接觸到佛法，我們就糊塗一輩子，永遠不能出離。總算是過去生中修積了一點善根，這一生得人身，還能夠遇到佛法。遇到佛法最重要是要覺悟、要回頭、要斷欲，我們才有出頭的希望。

佛祖給我們做了榜樣，做了一個好樣子，他何以能成佛作祖？他對這個世間沒有欲望，在這個世間真正做到「於人無爭，於世無

求」。無爭無求，到這個世間來幹什麼的？到這個世間來是給眾生做個好樣子，幫助眾生覺悟，幫助眾生回頭。這個人我們就稱他作「再來人」，他是來落實大慈大悲的，他不是為自己，他是為眾生而來的。我們對於這種人敬仰，對這種人尊敬、效法，我們要向他學習。佛菩薩、古聖先賢為我們講經說法，教導我們目的是讓我們覺悟。他們對我們能夠做得到的就是開示，我們自己要有能力悟入。「開示悟入」這四個字，前面兩個是老師的，後面兩個是學生的。如果我們不悟，不能夠契入，那也是枉然。一定要覺悟！

覺悟就是看破，契入就是放下，放下就契入。放下什麼？放下欲望。欲望的根是我執，這是我們常常勉勵同學，根是自私自利，什麼時候我們把自私自利捨掉，學佛就會一帆風順，能解、能行、能證。自私自利的念頭不能放下，信、解、行、證都是障礙，我們對於聖教沒有辦法相信，不能理解，不會修行，當然更不能證果。什麼原因？自私自利。要知道無量劫來，我們學佛絕對不是這一生，過去生中多生多劫都曾經遇到過佛法，善根深厚。為什麼不能成就？自私自利沒放下，堅固的執著。所以雖然生生世世聽聞經法，也喜歡修行，始終不能離開六道，始終不能夠離開三途。不能夠離開六道，就決定會墮三途，那想想有什麼值得驕傲的？

明白這個道理了，肯不肯幹？佛是苦口婆心，一切經論當中不知道說了多少遍，勸導我們「受持讀誦，為人演說」。這個話真是苦口婆心，勸我們要接受、要保持、要依教奉行，這是自利。「為人演說」，這是利他。為人「演」，演是做給別人看，表演給別人看；「說」是為他解釋。釋迦牟尼佛自己做榜樣給我們看，他八相成道是「演」，四十九年講經說法是「說」，為人演說，說的跟做的是一致的，我們相信了。

在這一段經文裡面，菩薩修的這個法門，著重在「喜足」，『

普生喜足』，這兩個字是契機。如何真正，「喜」是歡喜，「足」是滿足，這兩個字很不容易做到。怎麼作法？佛在經上常常教導我們，四攝、六度就能做到喜足。經論上常講「常生歡喜心」，如果不是法喜充滿，歡喜心怎麼生得起來？要想法喜充滿，你不能夠契入佛法，哪來的法喜？這個契入是證入，行，依教修行；行要入境界，你才得法喜。可見得這個字有相當的深度，尤其「喜」後面加個「足」，最低限度也是地上菩薩才能稱「足」。嚴格的說來，這個喜足是什麼地位？等覺菩薩的地位，才可以稱為喜足。十地菩薩是相似的喜足，等覺才是圓滿的喜足。由此可知，這一位「善根光照主晝神」是如來的化身，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怎麼可能有喜足？這是我們要知道的。我們做學生的人，最重要的要知道見賢思齊，看到佛菩薩他也是凡夫修成的，我們看到他，自己一定要發心，「我要跟他一樣，我要向他學習，要學得跟他一模一樣」，要發這樣的心，這個心要勇猛，我們這一生就會成就。

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，佛講這個話用意很深，最重要的意思是勉勵我們要有恆心、要有長遠心修學，意思在此地。真正成佛，我們今天讀的是《華嚴》，《華嚴經》的教義一生成就，不是三大阿僧祇劫，不是無量劫。我們在末後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不就知道了嗎？善財童子是一生圓滿成就。善財何以能夠一生圓滿成就？沒有別的，「受持讀誦，為人演說」，精進不懈，天天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。他參訪吉祥雲比丘，他是初住菩薩；參訪海雲比丘，他提升了，二住菩薩；參訪妙住比丘，他又提升了，是三住菩薩；到末後參訪普賢菩薩，圓滿成佛。

不斷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，他能做得到，我們為什麼做不到？這個地方我們要細細去想。他能捨，我們今天麻煩在我們不肯捨。我們在修學的過程當中什麼都要，加重自己的包袱，加重自己的負

擔，你就沒有法子了。他們是決定不肯給自己添一點壓力，不斷在捨，不斷在放下，到最後放下一無所有，圓滿成佛。把執著放下，把分別放下，把妄想放下，他們是這個修法的。他們聞法目的是在開悟，決定沒有一絲毫的染污，這個高明。染污是什麼？妄想分別執著。他每參訪一位善知識，最後一段經文，「戀德禮辭」。戀德是今天所講的知恩報恩，禮是恭敬，辭是什麼意思？辭是心地清淨，一絲不掛，那個叫「辭」，永遠保持自己的真誠清淨平等覺。

我們今天學法最大的一個困難，學了就成了法執，放不下。當然這在初學是必須經過的一個過程，每一個人都不能避免，經歷這個過程。但是什麼時候你真正覺悟，放下了。放下之後，領會到自性。如果我們今天學《華嚴》，把《華嚴》當作寶貝，不肯放下，我們就死在《華嚴》教下。這個經本是釋迦牟尼佛的，你就被經所轉，這不是佛的意思。楞嚴會上講，「若能轉境，則同如來」。《壇經》裡面法達禪師念《法華經》十年，跟六祖講，六祖給他開示，他覺悟之後，他說了幾句話說得很好，過去十年他被《法華》轉，現在覺悟了，回過頭來轉《法華》。過去十年學的是釋迦牟尼佛的《法華經》，現在一悟是自性《法華經》，不是釋迦牟尼佛的，是自性的。這是成就，這樣才真正能得到「喜足」。

我們今天的修學，最低限度我們對於佛法執著，在現前這個階段可以，對世法一定要徹底放下，才能把你境界向上提升一層。如果對世法裡頭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，你要是放不下的話，佛法是一分一毫你都入不進去。就像我們上樓一樣，你要不放下第一層，你怎麼能到第二層？你不放下第二層，你怎麼能到第三層？這是八樓，七樓都放下了，你才能到八樓。你要是貪戀，捨不得離開，你就不會進步。這個淺顯的道理容易懂，要細心去體會，不捨不能入境界，不捨不能得喜足。我們看到有不少同學，出家同學也不例外，

學得很辛苦，依舊是很多煩惱、很多的憂慮牽掛，這個錯了。

出家，佛說得好，「家」，佛在經上講有四種：田宅之家、煩惱之家、三界之家、生死之家。你是出了哪個家？我們仔細去觀察，哪一個家都沒出。田宅之家，你家裡田宅那個家出了，到了寺廟裡頭還要爭田宅，沒出！這四種家一種家都沒出。廟愈蓋愈大，徒眾愈來愈多，自己愈感覺得這是榮耀，怎麼能出得去？這也屬於田宅之家，沒出。我們再看看古時候那些道場，我去得少，但是我看過不少山誌，看過古人記載，道場雖然大，住持所住的地方並不大，方丈。這說明一個什麼意思？說明他真的出了家，他真的捨了，沒有留戀，沒有執著，沒有分別。道場的建立不是為自己，是為眾生，是教化眾生的場所。就像學校一樣，學生多了，不能不擴充校舍，不能不多建講堂，是這個意思，決定不是為自己。自己的生活，還是那麼樣的簡單，還是那麼樣的樸素，這是正確的。古聖先賢所做出這些典型、做出這些模範，我們有沒有能體會到？

聖人說得好，名位稱之為寶器，不是可以爭的，必須有大德才能夠居其位。我們想想為什麼？責任太大，使命很重。我們舉一個很淺顯的例子，這個地方有個道場，譬如居士林，居士林這個林長，他要讓我做，我都不敢做，我害怕。為什麼？這個道場是教化一方眾生的，我不作林長沒責任，我很逍遙、很自在，我做了林長我有責任，教不好我將來墮落，教好了固然有功，教不好就有罪。不像我們作教員，教員教得好功不大，教不好罪也很小。我們明白這個道理，所以他給我，我趕快跑了。如果要是這一個地區、這個城市，好像講佛教總會那個會長，那比這個地位更高了。這一個地區，新加坡是城市國家，這個地區的，主管整個佛教的，佛法在這裡不能教化，做不好，他就有過；教好了，那是他無量功德。你要真正懂得這個道理，名位怎麼敢爭？上古古書裡記載，有一個許由，



人家請他作皇帝，消息傳到那裡，他跑到深山裡面躲起來，不出來。為什麼原因？惟恐自己做錯事情，對不起天下人。這些都是佛菩薩示現，告訴我們名位不可以爭，決定要讓與有大德大能之人，我們擁護他，我們協助他，這樣做才對。尤其是佛法，佛法是無爭之法，爭就有了過失，爭的心就不清淨。念念一定要為社會、為眾生，現在人所說的做出犧牲奉獻，為社會造福，為眾生造福。

今天為社會造福的中心，是幫助社會安定，幫助世界和平。為眾生，幫助眾生得到幸福美滿的生活，這頭一步；更進一步，幫助眾生覺悟。這個一定要從教學上下手，從教育下手。長遠以來，宗教教學已經被社會大眾誤認為是迷信，佛教也不例外。這個誤會已經很深了，如何能把這個誤會化解，這是一個難題。這個難題我們必須要做，這個誤會要不能化解，眾生得不到利益。首先要從我們自己本身做起，我們有正確的認知，不僅僅是佛教，是社會教育。我在講經常常跟大家提示，釋迦牟尼佛不是神，也不是仙人，釋迦牟尼佛是人，他是個什麼樣的人？他當年在世，在這個社會上是什麼樣的身分？我們要清楚、要明瞭，用現代的話來說，他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教育的義務工作者，這是他的正確身分。如果我們尊重一點說，他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教育家，這是尊重他。實際上他的表現，他是個義務工作者，非常盡忠職守，忠於他的教學事業。怎麼說是多元文化？他不分國家、不分種族、不分宗教，有教無類，不管什麼人去向他請教，他都真誠慈悲的教導、平等的教導，熱心的幫助一切眾生，不疲不厭。他給我們做出這個示範，我們應當要學習，學佛就是學釋迦牟尼佛這個樣子，要學得像。

世尊當年在世，我們在經上看到，每天教學，講經就是上課，給學生、給聽眾上課，每天八個小時，四十九年不間斷，經上講的「二時講經」。古印度把晝夜分做六時，晝三時、夜三時，我們現

在時間單位，晝夜是二十四小時，所以稱為小時。印度的一個時是我們現在的四小時，二時是八小時。這是個模範的老師，全世界人如果要制定世界的老師，教師節，我們想釋迦牟尼佛一定做第一個代表，孔老夫子也沒有能做到一天八個小時教學。這些地方我們要多想想，決定不能夠疏忽，不要以為這是小事。所以我們學了經教，幫助別人決定不能夠辭辛苦，說太辛苦、太累，這個不可以。

這一次河南開封史居士到這邊來看我，告訴我，他最近在國內講《無量壽經》，一天講十個小時，這超過釋迦牟尼佛，他已經把這部經講了十遍。難得，我勉勵他，希望他在十年當中，把《無量壽經》講一百遍，他會開悟。然後以這個基礎，再回頭去涉獵一切大小乘經典，很容易就貫通。十年在一部經上用功，這是定，定就能開慧，是用講經這個方法來修定。八萬四千法門，方法不一樣，門徑不一樣，都是修禪定。定能開慧，真正得定，定起用就是智慧，自性般若智慧現前。

學佛成就不難，難在恆心毅力，難在這個地方。看看其他的法門，又生了歡喜心，又動了念頭，都想學學，都想涉獵涉獵，把自己一門深入打斷了，這是自古以來許許多多學人失敗的第一個因素。我們現在人講好奇，不肯聽老師的教誨，對於老師的教訓陽奉陰違，難！太難！古人老實，所以成就的人多；現在的人不老實，成就的人少。現在學生瞞著老師，兒女瞞著父母，總不肯說實話，不肯認真好好的修學，所以不能成就。古人從小受過這個教育，你們看看現在《弟子規》裡頭所說的，從小他就學，他就懂，一生奉行，他不違背父母，他不違背師長，依教奉行，他得利益，道理在此地。我們這一代的人很可憐，從小沒有人教，生在這個戰亂的時期，父母沒有教，老師沒有教，那你怎麼會？你當然不會。所以這是情有可原，但是非常可悲，端在自己覺悟。

我往年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，你們大家都聽說過，他給我三個條件，我拜他作老師。頭一個條件，只可以聽他一個人的，除他之外，任何法師、居士、大德講經，一律不准聽，只聽他一個人講。第二個條件，看文字、看書，不管看世間書或者看佛經，沒有得到他的同意，決定不可以看。像這樣的教學，要找這樣聽話的學生，再找不到了，我們真聽、真接受。第三個條件，我從前跟章嘉大師學了三年，他說：那個不算，從頭學起。三個條件，有期限，期限五年，五年當中一定要遵守，我們才能學到一點東西。很有效，我跟他三個月，我自己就感覺得有成就，心清淨了，妄念少了。為什麼？很多東西不能看、不能聽，這個真叫一門深入。當時我們聽老師開出這個條件，心裡還有疑惑，這個老師真是貢高我慢、目中無人，好像狂妄自大，可是畢竟對老師有恭敬心，接受。接受，那就真幹，依教奉行。真正聽從老師，老師才真的教導你；你不聽，那就一點辦法都沒有。

往後我在國外到處弘經，感覺得自己力量孤單薄弱，每一次回到台中，我去看老師，我都向老師請求，希望老師多培養幾個學生，我們在海外能有助手。這個話我前後大概總說了十幾次，到最後他告訴我：「你替我找學生。」從此以後再不敢說了，我知道這個學生找不到；要找個百分之百聽話的學生，真的找不到，所以我就不敢再講了。不是他不教，找不到聽話的學生，這就難了。所以能不能成就？古人的話說得有道理，「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」。我們同學很多，為什麼我能成就，那些不能成就？那些人陽奉陰違，在老師面前什麼都聽，離開老師他搞他自己的，成敗關鍵在此地。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，現在後悔來不及了。

我們自己一定要知道，我們親近一個善知識，善知識對我有沒有什麼希求？一無所求。我那個時候生活非常艱難，對老師一絲毫

的供養都沒有，自己的生活都成問題，哪有能力供養老師？老師不收供養，而且特別來教你，憑什麼？憑肯學，我常講好學。老師只看到這個學生好學、肯學，他就真教。老師對我一無所求，我們要知道這個恩德。所以我今天有一點成就，念念不忘老師恩德，因為跟老師那個時候，對老師沒有一絲毫、一分一文的供養。我跟章嘉大師，還在他家裡吃了不少頓的飯，我沒有供養他，他還要招待我，上課上到十二點吃飯的時候，他留我吃飯。知恩報恩，用什麼方法報？傳老師的道，使老師的道學不至於他走了就斷絕，這是真正報恩者。一個真正善知識，一生當中唯一的願望，就是有人能傳他的道，這是他最大的願望。可是這樣的人，古德所講「可遇不可求」，你找，到哪裡去找？偶爾有緣遇到了，遇到要珍惜，這個緣不容易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，真的。

我們今天遇到《華嚴經》的緣，更是不容易。這部經我不願意講，為什麼？太長。我歡喜講《無量壽經》，彭際清居士說得好，《無量壽經》即是中本《華嚴》。我喜歡講《彌陀經要解》，要隨我的意思，我一生只講這兩部經，我不會講《華嚴》。而《華嚴》是許多法師、大德、居士啟請，一再要求，希望我講一遍，留一套完整的錄像帶。目的在哪裡？提供後學做參考。我點頭，我同意，才開這個法門。所以緣分相當不容易。韓館長希望，這是往生之前，也提出這個請求，希望我講一部完整的《華嚴經》，我答應她。這樣的大經，講的人愈來愈少，這是事實。我還有這麼一點綿薄的力量，盡一點心意，提供給大家做參考。

清涼底下有兩句話：「喜足智俱」。喜足不能沒有智慧，如果喜足裡頭沒有智慧在裡面，是屬於福德，三界裡面有漏的福報。如果這裡面有智慧在裡面，智是什麼？「觀法如化，三昧常寂」，要有這個東西在裡面，這個喜足是功德。福德能離三途苦，不墮三途

，享人天福報。功德能離三界，能離十法界，得究竟的安樂，這才是真正的大圓滿，離苦得安樂。離苦得樂的捷徑是淨宗法門，所以《華嚴》到末後，普賢菩薩「十大願王，導歸極樂」，這是離苦得樂的究竟，我們要懂得，才曉得念佛法門的殊勝。《華嚴》最後到極樂世界，這才真正大圓滿；如果不生極樂世界，《華嚴》就不能圓滿。這樣我們才真正體會到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度化一切眾生，第一法門就是念佛求生淨土，我們從這個地方認知的。

我講《華嚴》，我過去講過十幾年，我才歸心淨土。我跟李炳南老居士，我跟他是學教，不是修淨土法門。他勸我學淨土，我雖然不反對，沒有死心塌地皈依淨土。真正皈依淨土是講《華嚴》，講到最後的時候，豁然體悟到，文殊、普賢都求生淨土。尤其是經裡頭所說的，「十地菩薩始終不離念佛」；十地，「始」是初地，「終」是等覺、十一地。所以我就曉得，華藏世界從初地菩薩到等覺菩薩，沒有一個不是修念佛法門，這樣我才知道這個法門無比殊勝，才回過頭來看淨土經典。所以，淨土真的是難信之法。今天看到你們年輕人，一接觸就相信，我是由衷的佩服，我搞了多少年，才相信這個法門。前面至少二十年，我沒有認真去學這個法門。當年如果接受李老師的勸導，在他那個時候、那個會上，我就專攻淨土，我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，那境界至少要提升很多倍。所以這個法門難信之法，但是難信易修。我能相信這個法門，是從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、《楞嚴》裡面得到的。今天我們就講到此地。